

第十六章

地狱和天堂

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，带着尖厉的呼啸横扫北满。松花江变成一条白色玉龙静静地伏卧在雪原上，进入了冬眠。

圣诞节这天大雪纷飞，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。但是天一放晴，哈尔滨的市民们就踏雪拥上了街头，成群结队地向江沿走去。原来今天天主教要在江上举行盛大的洗礼活动，吸引了成千上万不同国籍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来参加这一盛典。通往江边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奔驰着爬犁、马车、汽车，拥挤着兴奋的人群。蓝眼睛、黄头发，来自俄、波兰、挪威、英、法、德、意等欧洲国家的侨民和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官员及他们的眷属，汇成了五彩缤纷的洪流，使这几乎被严寒冻僵、窒息了的城市变得重新活泼起来。

欧洲人的圣诞节就像中国人的春节一样，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。不论穷人、富人都要在这一天进行虔诚的祈祷，祝愿上帝（天主）赐福消灾，给新的一年带来希望。不论生活是多么的不幸，不论严寒的冬季如何难熬，但是到了圣诞节

这一天，男男女女老老少的脸上都出现了难得的笑容。

中央大街上，那个一年四季都坐在石头台阶上拉着手风琴乞讨的白俄老人，今天将琴声演奏得格外响亮、悠扬，脚边的破呢子礼帽已被纸币和铜板堆满。凌乱的络腮胡子上结着冰凌，但鼻子头却红得发亮……哈尔滨的市民们背后传说这老头是苏联的间谍，以乞讨为掩护来刺探军事情报。但日本人从来没相信过这种鬼话——如果连老百姓都知道了他的身份，那这种谍报工作的价值和成就还值得关注吗？

这天正好是礼拜日，我带着老婆孩子也去江沿看热闹，一家三口都穿戴得十分臃肿，像一个个大狗熊。走在路上看见外国女人、孩子的打扮不由得自叹弗如。她们上身穿着狐皮或貂皮大衣、手笼、皮帽，下身却仅仅是一双长统丝棉袜子！精巧的高跟皮鞋踏在雪地上咔咔响，一路上高声大嗓，连说带唱，对北风和寒流毫无惧色。不知是人种强壮还是饮食结构的原因，总之他们非常抗寒。尤其当洗礼仪式开始后，那些脱光衣服跳入冰窟中受洗的人们，那种豪迈和胆气更是让人目瞪口呆。

松花江结冰已达二三尺厚。人们在江面上用钢钎、铁锯凿窟取冰，然后雕成一座高达十几米的大十字架，矗立在洗礼场上。十字架前的冰面上凿开了一个方圆几十米的大冰池，池中浮着冰凌的松花江水闪着青蓝色的寒光，水气袅袅。池边停着一辆车厢装饰华丽的四轮大马车，车里，天主教堂的大主教已经脱光了衣服裹在皮大衣中，等待着吉时到来。

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，市里所有教堂的大钟同时敲响。钟声惊动了鸽群纷纷飞起，带着哨声的鸽子一群群盘旋在冬日的蓝天上，十分壮观，给这不平凡的日子增添了几分生

气。阶梯形排列在堤岸上的唱诗班队伍中，响起一位女高音歌手高亢优美的歌声，随之合声如江潮般涌起。赞美圣父、圣婴、圣母玛利亚的赞歌响彻云霄。那奇妙的合声，扣人心弦的旋律有一种令人无法言传的美感，让你激动而又欣慰，心潮随着歌声起伏、盘旋，荡气回肠。

我虽然对这歌词似懂非懂，听不太真切，但是音乐的魔力是没有种族、国界限制的，尤其当它被宗教艺术赋予了神秘的灵性之后，那种力量便足以使吃人的猛虎变成温顺的小猫……我看到，许多人在歌声中仰望天空，手画十字，热泪盈眶。有的双手合十，低声诵念经文；有的妇女竟被歌声感动得抽泣起来。

在钟声、歌声渲染出的圣洁的气氛中，留着花白胡子的首席大主教走下马车来到冰池岸边，脱去皮大衣，光着身体只穿一条短裤，由两个身材高大的牧师架着投入了江水中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让冰水三浸全身，然后拉上岸来就算完成了“洗礼”仪式。有人给大主教重新裹上皮大衣，送上马车。一阵銮铃响过，四匹大洋马踏出一阵雪雾跑远了。钟声仍在回荡，欢呼声中，意犹未尽的信徒们纷纷拥向洗礼池，伸手掬一捧江水擦在自己的额头和面颊上，连画几个十字，祈求上帝赐恩降福。更有虔诚者，不畏严寒当场脱掉衣服，扑通一声跃入水中畅游起来，将洗礼活动又推向高潮。

带着照相机的人们此时纷纷在这里摄影留念。从“新京”（长春）专程赶来的“满洲映画株式会社”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）将这一盛况早已拍摄下来，制成了纪录片。

这时，许多商家派来的“圣诞老人”，红衣红帽，大白胡子，笑容可掬地开始向人群中抛撒糖果、赠送贺卡等小礼物，引起小孩子们一阵阵骚动和欢呼。当然糖果包装纸上和

贺卡上都印有商号的名称和宣传广告用语，这种赠送活动是颇具商业眼光的。

归途，两侧商店的大橱窗里大都立着“圣诞老人”的偶像，或是手里拿着写有吉祥话的“喜帖”，或是坐在爬犁上赶着麋鹿在雪原上奔驰，背景是童话世界的松林和小木屋。在孩子的要求下，我们进去买了一些小食品和两瓶酒，打算去岳父家过礼拜天。其实，按我当时的年龄，正是玩心未收的时候，哪里耐得住与老婆孩子、岳父岳母厮守在一起。吃过午饭，一看外面阳光耀眼，天晴气朗，不由心痒，找个借口就溜出来，去好朋友李怀仁家玩去了。

李怀仁是哈尔滨市政府社会局交际科的一个小职员，性格豪爽，好动，交游广泛，加上工作性质特殊，每天迎来送往，与各个阶层的人物打交道，练就了一副好口才，好性情。他在军、警、宪、特中也有不少朋友。好在这人少年无邪，秉性忠厚，对人谦恭有礼，没沾染上什么恶习，所以我也很愿意与他交往。李怀仁京胡拉得好，闲暇时我常找他玩，唱两嗓子京戏解闷。结婚后，我来的次数明显减少，他在电话里没少骂我怕老婆，没出息。

他家是开当铺的。位于正阳街拐角处，是一幢中西结合的小二楼，楼下是店面、柜台，楼上住人。

李九鹏的“会局”开办以来，哈尔滨的典当行业也突然兴旺起来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。乐坏了李老掌柜的，忙坏了朝奉、伙计。有时三更半夜还有人来敲门砸板子，要求当东西，不开门接纳就赖着不走，搅得你没法睡觉。每天大门一开，男女老少，形形色色的人物便挎筐、扶包的走进来，将各种东西举上柜台，有狐皮大衣、水獭帽子、长袍、马褂，也有布衫、棉袄；有金银首饰、珠宝玉

器，也有铜器、香炉、马靴和烟枪。总之，凡是能值几个钱的都有人往这儿送。一般来说，当铺是来者不拒，除非是一钱不值的破烂和无法定价和保存的食品一类，余者照单全收。当铺业的规矩是按质论价，两相情愿，月利一成（即当十元的货每月收一元的利息。如果你十个月没来赎回，那么这货就已归当铺所有了）。其实，你只要把东西一拿进当铺的门坎，这货就已经贬值了。因为朝奉给你估价时就已狠狠地往下压了，明明值一百块的他就只给你开价六十或五十，不愿当拉倒，我可没请你来。但是，凡进当铺的全是急等钱用的主儿，底气不足，哪还顾得上争辩？明知吃亏也得硬着头皮挨宰。上了当铺，一当就吃亏！所谓“上当，上当”一词就是这么来的。这还不算，如果你当了十块钱的东西，那么拿到手的只有九块钱，原来按规矩，其中一块钱已经被留下作为当月的利息了！

当铺老板赚了钱便放高利贷，利上生利，财源不断。由于典当业获利明显，所以就成了黑社会敲诈勒索的目标，一般人物绝对干不了这行。要想在这行当发财，必须找个后台给你撑腰，或是家里有人在政、军、警、宪等部门任职、当差；或是找这类人物入股分红，给铺子撑起保护伞。也有的干脆给黑道头子送一股“空股”，即一分钱不用拿，到年底净等分成。就是这样，有时也免不了发生冲突。遇到愣“碴杆”，不知道这家当铺的后台是谁就找上门来要收“保护费”，一言不合，双方就得亮出底牌。如果露面的后台很硬，“碴杆”识相，就得打拱作揖，道声“得罪”转身溜走。如果势均力敌，互相不买账，就得大打出手，再搬救兵。最后打输了的一方就得摆酒席谢罪圆场，于是大吃大喝一顿之后双方就成了朋友，互相给了面子，这家当铺以后就可以平安

无事了。

李家当铺有儿子李怀仁在市政府任职，每天西服、礼帽、长统大马靴进进出出神气十足，街坊邻居不知底细，只道是大衙门口吃官饭的绝不好惹。地痞无赖一般是不敢来捣乱的。何况李怀仁交的朋友三教九流的全有，出入李家门槛的除了西服革履就是军靴、马刀。这光景，这门庭使柜台里的朝奉、伙计们的腰板儿都拔得溜直。除非哪个“碴杆”昏了头，瞎了眼才往这扇门上撞。

但是，天底下偏偏就有不理这一套的人物，那就是吃软不吃硬的“丐帮”——只要你得罪了他！

我推门进去时，李怀仁正在挨骂。

原来，今天一大早，当铺一开门就收到一份意外的“礼物”，气得李老掌柜的动了肝火，大叫晦气！

昨夜一场大雪，哈尔滨银装素裹，街道积雪半尺左右，小伙计吴栓按惯例第一个爬起床来要去门前扫雪，好开张营业。他端起粗大的门杠，刚一拉门板，“扑通”一声一个大个子一头栽了进来，硬邦邦地躺在了店堂中央。吓得吴栓哇的一声跌坐在地上：“哎哟妈呀！——吓死人啦！”原来闯进来的第一位顾客竟是一个大白条“死倒儿”！冻得邦硬的光身子挺得笔直，高举的右臂上还用破麻绳绑着一杆“招魂幡”；四十多岁，光头，龇牙咧嘴，面带狞笑……吴栓吓得魂不附体，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爬起来，挣扎着往楼上跑去。

“掌柜的，不好啦！有人把个‘死倒儿’戳在门口，我一开门他就栽进来了……”

李老掌柜的阅历丰富，遇事从来不慌不忙，听吴栓这么

一嚷，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——他妈的，准是不小心得罪了那群叫花子！这种事，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。大清早的，这不是倒了血霉吗！

李老掌柜的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穿上衣服走下楼来。他让吴栓和后院打更的老头一起先把这“大白条儿”捆出门外，用破草帘子盖上，然后上东街口花七八块钱找两个扎吗啡的（“白条客”的后继者）弄辆板车把死倒儿拉到北二十道街的江坝外一扔，完事。里外这么一折腾，十来块钱没了。今天当铺还没开张就先破了财，能不叫人生气吗！

李老掌柜的打发走了这圣诞节的“第一位顾客”，心里窝火，不免要追究原因，他知道这“白条客”是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的。平时，讨饭的上门，一般商家只要给点东西就会打发走。一块馒头，半碗饭或者几个铜板，人家也不挑剔，拿了就走，还客气几句。如果遭到拒绝或恶言恶语的斥骂，那么乞丐们就要报复了。有时来一群，坐在店铺门前不走，让你没法营业；有的夜里将一摊屎摔在你的门板上，让你恶心几天。像今天这种送“厚礼”的举动是被激怒了的一种表现，恐怕是将丐帮得罪狠了。

小伙计吴栓和站柜台的朝奉矢口否认有得罪丐帮的行为。老掌柜的也回忆不起来近日有哪一个唱“莲花落”的受到过冷遇，所以怀疑是儿子李怀仁在外面招惹了丐帮人士，以致让人家找上门来寻晦气。李怀仁平白挨顿骂，当然不服，爷儿俩吵得不可开交。

我正赶上这茬口，只好权充和事佬，劝老爷子消消火气，拉起李怀仁就走，跑大舞台听言菊朋的《失空斩》去了。

戏园子散场时天已黑了。我和李怀仁又在“天津回头

馆”小酌一番，回到岳父家，孩子已经睡了。岳母骂了我几句便让我们住下了。这是常有的事。那里房间宽敞又暖和，我老婆又是他们的心肝，所以在这儿吃、住和自家一样。

谁知睡到半夜，却被外面奇怪的敲门声弄醒。蒙眬中听到岳母和老婆不满的嘟囔声，谁这么不识相，寒冬腊月的半夜来串门？连问了几声，外面的回答都十分可疑，声音像蚊子哼哼，且含糊不清。我披衣下床，将腰带上的短剑摘下来握在手中，生气地说：“把门打开，看看！”这年月，什么怪事都有。但我判断决不是小偷或者“胡子”，因为敲了门，声音还多有怯意，八成是要饭的。

门闩一响，外面的人却惊慌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三姐哟，先别开门……我，我还光眼子呢啊！”从门缝里望出去，我不禁吃了一惊：外面这人一丝不挂，双手抓着半片麻袋片捂在前胸，弓着腰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，比早上拜访李家当铺

我岳父一看他这德行，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。顾不上发脾气，忙叫我用脸盆去院子里弄些雪来，给德子舅搓脚，一直将冻得绛紫的双脚搓出红色来才能罢手，否则就得烂掉变成残废！全家人找衣服的、熬姜汤的、用雪给他搓手搓脚的乱成一团，忙得一塌糊涂。直到德子舅喝下一大碗姜汤脸上现出人色，才算消停。在岳母的一再催问下，他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德子舅上个月跑封中了大彩，得到两千多块钱。但这钱可不是他的，按规定他只能从中提取二百多块钱，其实这也不算少了。可他鬼迷了心窍，没把彩头给人家押会的委托人送去，反而躲了起来。第二天、第三天他又用这笔钱去押，结果赔了个精光。

几个委托人知道了实情，到处寻他讨账，被逼无奈，他打算逃往木兰县的亲属家去避避风头。今天下午，本来已经雇好爬犁，准备顺封冻的松花江一溜而走。原定说好的到木兰县再付脚钱，谁知临行时赶爬犁的人却变了卦，非要先付一半定金不可。俩人正在争执不下，讨债的人闻讯赶了上来。一顿暴揍，打得德子舅跪地求饶。但是这事没钱是结不了的。如果不是大江封得太严，冰层太厚，他们非把他塞进冰窟窿里不可。最后，决定扒光他的衣服将他绑在江边的大树上，要活活地冻死他。后来还是赶爬犁的老板儿动了侧隐之心，等那些债主骂骂咧咧地走远了，才悄悄跑回来给他解开了绳子……否则，这工夫咱德子舅早变成“白条客”了。

闹腾到后半夜，在地板上给德子舅打了地铺安顿他睡下，大家才休息。

第二天一早上班，我刚在副官处的办公桌前坐下，李怀

仁就打来了电话，气急败坏地告诉我，今天早上一开门又撞进来一个“大白条”，把他老爹气得犯了哮喘病，当铺没法营业了。这种“礼物”每天送一个谁受得了？又不能雇个人在门外站岗……你说怎么办哪！我的朋友在电话里露出了哭腔。这个手眼通天的家伙，啥事都能办通，惟独对付要饭的没辙。

我听了这情况也哭笑不得，真替他犯愁。沉吟半晌，不知说什么好，这时，旁边站着的勤务兵刘大个子听出了点门道，捅捅我说：“左译官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事交给我吧，小事一桩。”

哦，我忽然想起他认识那个叫“袁世凯”的丐帮头目，有门儿！忙在电话里告诉李怀仁先别着急，我正替他想办法，让他等消息。

“袁世凯”真名叫袁士海，只因头大体胖与银元上的“大总统”长相近似，名又谐音，所以被人叫顺了嘴，他自己就认了账。其实叫他“大总统”也白搭，富贵与他无缘，要饭的倒和他十分亲近。“袁世凯”是哈尔滨市道外区大名鼎鼎的“花子头”，位居丐帮第二把交椅。至于头把交椅是谁不得而知，据说是位长袍马褂，出入有车的绅士，对他的来历和名号丐帮弟子从不提起，讳莫如深。

这“袁世凯”也与我有过一面之缘。

这人四十来岁，膀大腰圆，方头大耳，络腮胡子乱糟糟的，如果剃了光头再穿上僧衣，就完全是一个鲁智深的形象。他为人仗义，谈吐豪爽，大烟、吗啡从不沾边。衣着虽不褴褛但也有两三块补丁。他常在北七道街和鸟市一带出现，有时也在王麻子膏药铺和小窑子街附近的墙根底下晒太阳。这一亩三分地的小偷、扒手、烟客、皮条匠、吗啡鬼和

“哈拉巴演奏家”（一种乞讨艺人）都是他的虾兵蟹将、子弟兵。这家伙也算神通广大，军、警、宪、特、黑社会地头蛇都与他有所往来，有些无头案子，棘手的麻烦事都可以找他帮忙解决。很多情报、线索来自他手下弟子，迅捷、可靠，比专业的侦探效率还高。但是“袁世凯”心地善良，处事公正，从不仗势欺负好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我姓袁的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，良心不能叫狗给吃了。荣华富贵不用想，烧土豆子就是我的主食……”

此人出生于兴凯湖以北的密山县，属于富农、小地主阶层。1936年家乡的土地被日本“开拓团”霸占，逼得家破人亡。“袁世凯”逃出一命，流落到哈尔滨成了乞丐。

日本“开拓团”其实就是“武装移民”，是日本侵略中国，吞并满洲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。1932年8月，日本临时议会通过了“满洲移民计划”，募集以在乡军人（退役军人）为主体的大批移民队伍涌入吉林、黑龙江两省。1936年开始，计划移民百万，其中包括部分朝鲜人。日本的“满洲移民计划”为伪满洲国当局制定的“北边振兴计划”、“产业开发五年计划”合称为“三大国策”。

日本的“开拓团”进入满洲以后，首先沿吉、黑两省铁路线两侧围圈土地。将铁路线两侧二三十里地以内的良田、林场、果园强行霸占，以武力驱逐百姓让出家园，背井离乡。这种“移民开拓”的侵略政策，使满洲铁路和沿线的军事设施都纳入了日本人的警备守卫范围，成为进侵中原，吞并亚洲的根据地。“开拓团”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斗争的别动队。

袁士海家的几十亩良田和半山林场正在铁路附近，被划进了“开拓团”的圈内，日本人以每亩地五毛钱的价格强行

向他“收购”。袁士海一怒之下用打猎的钢叉叉伤了开拓团的一个头目，被抓进了县城的大牢，住宅被日本人放了一把火，刚生下孩子的老婆和婴儿被活活烧死在房中……不久，袁士海又被押解到密山矿井干了一年多的井下苦力。不知他用什么办法竟然逃脱出来。辗转流落到了哈尔滨，一晃已是四五年了。

中午，我交给勤务兵刘大个子十块钱，以派其公干采购办公用品为由给他开了出门证，让他去找“袁世凯”打探底细，了此“公案”。

临下班时，大个子乐呵呵地回来了，悄悄地向我汇报了办事经过，保证今后李家当铺再无“白条客”光顾了。

据袁士海说，这事还真是按他吩咐干的。

李怀仁挨骂确实冤枉，祸是小伙计吴栓惹的。前几天两个“哈拉巴演奏家”上门演唱，本来扔个一角五分的就能把他们打发走。可那天吴栓正和站柜台的朝奉老孙怄气，两个人都懒得动弹，所以对门前的“演出”没理睬。两个要饭的唱了半天喜歌，见没人出来答对，不禁有些恼火，唱词里的吉祥话就变了味，竟把当铺唱成了棺材铺：“……一头大来一头小，掌柜的进去跑不了！”吴栓一听大怒，出去连骂带赶，推搡中一脚将一个“哈拉巴”踏个粉碎。一大一小两个乞丐哭骂着被赶跑了。这天正好掌柜的全家都去听戏，没在家。回来后，也没人提起这事，所以老掌柜的不明缘由。

两个乞丐哭诉到头目“袁世凯”那里。“袁世凯”听了也十分生气，又知道是开当铺的，更不用客气。于是下令：“每天早上给他家送去一个‘大白条’，连送半个月！道北沟里取货。”他指的是电车道北边的一片空场，那里挨着贫民窟、棚户区，乱石荒草，死尸遍地。“大白条”取之不尽，

存货有的是。

刘大个子买了十斤“锅盔”（一种硬面食品，物美价廉，是苦力、贫民的主食），用面袋子拎着送给了“袁世凯”作礼物，当然这不是给他本人吃的，而是由他散发给部下。这种东西最受乞丐欢迎，携带、保存都很方便，他还请“袁世凯”喝了顿小酒。俩人本有交情，对江上军的人对方也实在不便得罪。于是，说完前因后果，俩人哈哈大笑，不用再费别的话了。今晚，丐帮头领的“手谕”就会下达到位。我忙用电话通知了李怀仁，让他老爹放心，“白条客”不会再找上门了。然后我开玩笑说，让他出钱再买个“哈拉巴”赔人家。

其实这东西你花多少钱也没处买去。这种“乐器”是要饭的“专利”，自制的。是用牛或猪的一大块扇形胯骨为主体，四边钻上眼儿系上晃铃和花花绿绿的流苏、布条儿就算制成了。乞丐们走在街上一边有节奏地摇出声响，一边用另一块大骨头棒敲打扇面，发出嘭嘭的鼓声给歌词伴奏。此物名为“哈拉巴”，是满语还是外语却无从考证。

乞丐的队伍成分十分复杂。俗话说：富没扎根，穷没落底。丐帮王国中也有不少落魄文人，破了产的财主。曾经做过官或是当过公子哥儿的后来沦为乞丐的也大有人在。不过这类人对自己的历史都一向闭口不谈，既然已经和要饭的平起平坐了，便扔掉了架子和官腔，同样操起“哈拉巴”去谋生，否则就得饿死。好在“袁世凯”对自己的部下从不审查出身、历史，而是一视同仁，有饭同吃有难同当。故此，他的威望相当高。我怀疑“哈拉巴”艺人演唱的歌词许多是出自落魄文人之手，要饭的文盲是编不出这种水平的。他们自编自唱，游戏风尘，唱出世态炎凉，也道出了对苦难生活的

蔑视和反抗，往往见景生情，妙语、警句脱口而出，让你哭笑不得又顿生同情之心而慷慨解囊。有时，他们也嬉笑怒骂，挖苦、讽刺，气得人家捞起棍子撵着打。

他们这行规矩也不少，不同的帮派都有各自的活动领域、势力范围，如有越界，就会引起争执，甚至械斗；对各类店铺乞讨也分单、双日，有固定的时间间隔，不使人过分讨厌。

走在街上，如果身后跟上了乞丐，你只要扔三五分钱他们就会满足，还送你几句吉祥话。一般最容易讨要的就是热恋中的男女。“哈拉巴”在后边一响，他就唱开了，什么龙凤呈祥天仙配，郎才女貌福寿全的贺词便成串地抛过来，讨你喜欢。小伙子好面子往往扔的钱多，一块两块的都有可能。一是在女方面前显示豪爽、大方，二是希望尽快摆脱这种纠缠，图个清净。乞丐们对心理学研究得透彻，这种乞讨方式成功率极高。万一遇上小气鬼，唱了半天喜歌没反应，那么后边的歌词便很快变了调：“……扭三晃牛屎啥，手上挎的是母夜叉，一老一少不般配，就像儿子跟他妈！”然后撒腿就跑，免得挨揍。绝大多数人不惹这个闲气，扔几分钱就把他们打发了。但是，乞丐从来不向警察和“丘八爷”乞讨，那身虎皮最令丐帮忌讳，因为在那种社会，上述两种人不打人就手痒痒，哪个要饭的饿昏了头去乱拽老虎尾巴呢。

开店铺的老板如果深明世理，就会吩咐小伙计每天开板后，照例在门槛上放几个铜子儿，要饭的来了一眼瞥见，破袖子一扫收起来，冲大门作个揖，道声谢就走了。这一整天就不会再有人来聒噪。如果哪天忘了，门前有“哈拉巴”敲响，赶紧把钱扔出去也就没事了。有的吝啬鬼、守财奴，不

是装聋作哑就是哄赶、斥骂，得罪了花子们，那你的门前就有戏看了。丐帮会派来两伙“哈拉巴演奏团”站在你的店门前唱对台戏：“……掌柜的发福屋里生，苍蝇蚊子头上过。灶里王八在扒灰，门前嫖客来撒摸。娘子过去打门帘，臊屎就是潘金莲。不要对我把气生，你等的本来是武松……”污言秽语能气得你七窍生烟又无可奈何。最后还得用一大把钱撒过去才能把这些丧门星请走，否则买卖没法做。

这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虫，为了活命，不光是乞讨，许多没人干的脏、累、下贱的活也由他们包揽。抬棺材、打灵幡、掘坟坑、埋死人、掏下水道等等，给几个小钱他们就干，只要能让肚子里填点东西就行。尤其那些沦入丐帮的大烟鬼、吗啡客更是凄惨。威胁他们生命的不只是饥寒，还有那犯了瘾却没钱买毒品时遭受的折磨。那种骨瘦如柴，皮色发青，涕泪交流地在地上哀号翻滚，最后张着嘴瞪着眼陈尸街头的情景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对他们来说，最可怕的还是冬天。

哈尔滨的严冬，最低温度曾达到零下四十五度！西伯利亚的白毛风从冰封的松花江上席卷而过直扑市区，朔风过处，电线都发出了凄厉的悲鸣。那些被日本开拓团赶出家园的农民们流落到各县各市，孑孓街头，成群成批地被冻死在街头巷尾。有的全家数口老老少少抱成一团冻死在车站的墙角。

据我所知，仅在江上军司令部附近的北七道街一带的乞丐就有八百到一千人。整个哈尔滨何止上万？整个“满洲国”呢？那是无法统计的。哈尔滨的冬夜十分漫长，一过四五点钟天就黑了下來，一些饭馆门前的火炉就成了乞丐们向往的“天堂”。

中小型的饭馆习惯于在大门口垒灶架锅，馄饨、面条现煮现卖，馒头、包子出屉就吆喝，方便路人。到了打烊时，砖、泥垒砌的大泥砢子无法往屋里搬就放在外边，里面的余烬、炭火便吸引了饥寒交迫的乞丐们。一般来说，每家饭馆门前的火炉都有固定的“主顾”，或三或五到时候就会自动聚拢过来，有的甚至没等到人家关板就开始在附近徘徊，眼巴巴地盼着饭店打烊。他们拿来捡到或者偷来的木片儿，煤块儿添到炉灶里，小心维护着别让火灭了。有的还将讨来的土豆、地瓜或者残汤剩饭放到炉火上烤熟、煨热填充饥肠。然后互相依偎着熬过漫长的冬夜。有时炉子少人多，竟会围上两三层人，那些年老体弱者常常被挤到外圈去。天亮时，炉火已熄，众乞丐纷纷散开来出去找食，往往会有一两个人团在那里仍一动不动——昨夜的饥饿和严寒已经夺去了他们的生命……我曾目睹过一个半裸的乞丐被冻死在灶台上，他双手紧抱着一口倒扣着的大铁锅，灶里的余火已把他的肚皮烤焦了，这凄惨的景象到处可见。与中央大街、秋林洋行一带灯红酒绿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将风雨飘摇的“满洲国”装点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！

星期一下班回家，老婆告诉我，中央大街上拉手风琴的那个白俄老头被冻死了。就在他常坐的台阶上，保持着拉琴的姿态，身边有半瓶冻成了冰砢子的酒。头上身上落满了白雪，红鼻子头依然发亮，和他身后橱窗里的圣诞老人一样……